



柯云路畅销作品系列

中国情爱小说经典作品

爱人

LOVER
柯云路 著

不可思议的青春经历 淋漓尽致的人性剖析

伤痛的年代 懵懂的爱情

一个会触动男人同时也会触动女人的经典爱情故事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014036039

1247.57
3322



柯云路畅销作品系列
中国情爱小说经典作品



LOVER
柯云路 著

愛人



I247.57
3322



北航

C1715649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014038033

国家图书馆
品讲典经新小安部国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人 / 柯云路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 01
ISBN 978-7-80766-690-5

I. ①爱…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1330 号

责任编辑: 何 阳
封面设计: 天之赋
责任校对: 梅哲坤
责任技编: 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邮编: 510075)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

710×1000 毫米 16 开 14.5 印张 20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序言与联想

我就是茅弟

我讲我的故事

诗人茅弟来到黄龙江畔的唐桥镇时，细雨挺周密地罩住了天地。看着在烟雨中含蓄展开的小镇景象，茅弟不禁有些感激老天爷，一场中雨把稠闹的现代小镇搞得朦朦胧胧，和童年的记忆温柔地衔接了。

一把黑伞护着他在细雨中移动着，他像动物世界的小松鼠举着大蘑菇游行。刚才坐摆渡轮横过黄龙江时，宽荡的黄龙江水在雨雾中流淌着，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带篷的和不带篷的木船、大的小的铁船像是在夹道欢送江水东流，江水在烟雨中泛着梦一般的白光淌向远方，茅弟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童年。

小镇窄窄的街道在雨中不整齐地延伸着，像是小学生没用尺子画出的弯曲直线，两边的木房子高高又窄窄地夹着他。两层的木房子上面一层住着人家，下面一层多是店铺，卖茶的，卖杂货的，卖烟酒糖果的，瘦骨嶙峋的老头雨天还摇着大蒲扇，七零八落的面孔让人想到天下的男女老少不过像上帝手中的麻将牌，被满世界搓洗着、排列着、分发着，立起着，然后轮来换去，摸进打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说不清的悲喜剧。几根长得可以当拐棍的旱烟袋从窗口伸出来，吱吱地冒着烟，店铺里大都开着电视，咿咿呀呀的轻薄歌声划破了童年朦胧的记

忆，注释了今天的时代特征。

窄街弯了几弯，终于开朗起来，一个四面透亮的轩敞饭铺给小街打了句号。前面雨幕中拱起一座石桥。踏着不滑不涩的石板路来到街边小楼一样高的桥中央，看到一道黑乎乎的小河，这就是唐桥镇有名的唐家桥，下面流淌的就是唐家河。

也许是记忆的错觉，河道比过去窄多了，两岸挤满了房屋，面对面延伸下去，把河水硬夹成一道“窄街”。河中行驶着几只带篷的小船，遇到两船迎面相会，很容易让现代人想到窄胡同里的会车。

茅弟眯着眼若有若无地笑了，这场雨成全了他对往事的追访。

茅弟觉出自己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就像肉皮冻，每个人都是一条肉皮，被煮得烂烂的，但还保持着形状，弯弯曲曲地固定在皮冻中。皮冻晃晃当当很有韧性地表现为一个整体，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一刀刀切下来，皮冻成为寸方的碎块，整个世界重新排列，每条肉皮也分崩离析，人也便有生有灭。

茅弟知道，肉皮冻的比喻不伦不类，然而，他此刻的心灵却在这比喻中寻找快意。

他朦胧过，忧伤过，优美过。他睁大眼睛凝视过屋檐的滴水一颗颗珍珠般落下，水滴中气象万千；他也伸出过儿童的小手捕捉在油菜花香上飞舞的蜜蜂，将它们小心翼翼装入纸筒，放在耳边听蜜蜂在纸筒里嗡嗡作响；他还端详过一缕缕轻风触摸榕树肥大的绿叶。当太阳苍老地埋入地平线下，月亮年轻而又骄横跋扈地升到天空时，他看见月光抚摸着大地上每个生命的伤口，老鼠也有了生存的权利。在黑色的夜幕中睁大眼睛，便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精灵像萤火虫一样飞舞着布满画面。轻轻吸一下鼻子，他就像机警的小刺猬竖起全身的毛刺。

然而，他已经和童心告别，不会再让窗外的夜风冰凉自己的额头，也不会如在梦中谛听着天地间远远近近的声响，他像一棵即将倒下的老向日葵冷漠而又憔悴地看着野心勃勃的幼小植物。

成熟带来衰老，衰老逼近死亡：他成熟了，衰老了，也许便该死亡了。

他在三十多岁的年龄就决定告别野心。“曾经沧海难为水”，有时可以极不准确地表达一种含义。

当然，他还要做完一件事，就是写下《爱人》的故事。

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装进大海一样宽广洁净的善良，每个人的心中又可能容纳全世界的污秽与邪恶，这两方面的“贫富差别”都只有一定程度的意义。

这个世界的书太多了，物理学家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生物学家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科学与宗教在竞相回答最终极的问题，茅弟无须再写更多的书了，他只要这最后一本书。

雨下得大了，白茫茫的大雨中唐桥镇竟渐渐显出开阔来。

房屋不那么拥挤地堆在前后左右了，一条大河白花花地拦住了去路，这就是大白河。沿着河岸走不远就看见河中心的岛屿了，岛屿上朦朦胧胧有围墙、房屋、操场，显出学校的风貌。

这里和岛屿之间只有不宽的水面，他走近木桥，大雨中两个女孩打着伞从木桥那边走过来，南国女子的娇小身影在这幅画面中显得楚楚动人。

茅弟迎着两个女孩向桥那边走去，看清了这是两个模样俊俏的女学生。她们互相搂着不好意思地看看茅弟，脸一红，茅弟庸俗地觉出了自己来自大城市的优越感。正当他犹豫着是否还要扭头看一看这两个女

孩时，桥那边又出现了一个打着伞的女子，这显然不是学生了，而是年轻的女教师，她在茫茫雨雾中走过来的身影显出某种成熟与自信。

就在对方也抬起伞迎面望过来时，茅弟心中猛然一惊——难道天下竟有如此相像的人吗？



目录

序言与联想

| 001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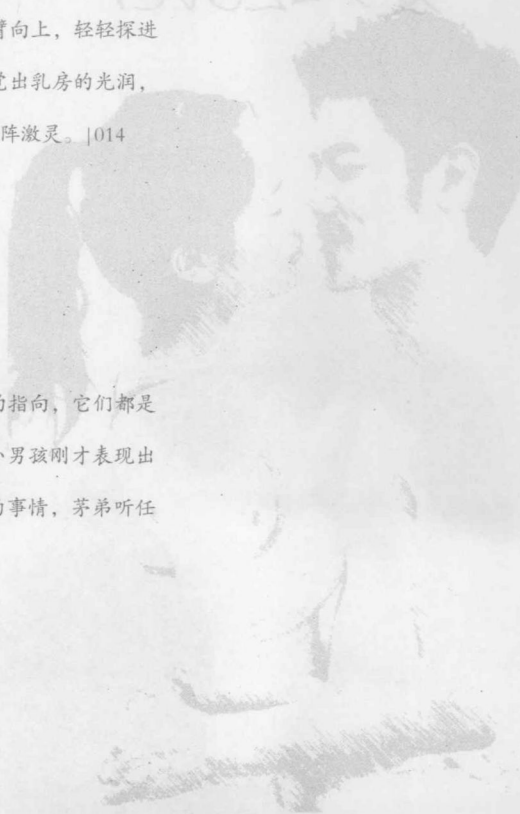
这时，他就会装作睡梦一样咂着嘴巴，像小猫被抚摸时那样舒服地伸伸头，果然，诱得白兰老师又伸手在他后脑勺和后脖颈上轻轻摸两把，那手的温柔和光润让茅弟身体内起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颤栗。|001

第二章

他用脸轻轻贴住了光滑丰满的手臂，两手也轻轻抱住了这只手臂，手臂挺安静，白兰老师的身体像一脉暖暖的山在眼前缓缓起伏着。他的一只手像无声无息的蛇头沿着手臂向上，轻轻探进宽大的袖口，战战兢兢地贴在了乳房侧面。他觉出乳房的光润，一种电一样的感觉经手臂传导过来，全身泛起一阵激灵。|014

第三章

一棵树有许多树叶，每一片树叶都有不同的指向，它们都是树的一部分，但谁也不能独自代表整株树木。小男孩刚才表现出的鼻子发酸眼睛发湿并不能说明除此以外更多的事情，茅弟听任故事的一片片树叶先后生长出来。|032



目录

第四章

在一个睡得死去活来的早晨，小男孩被脚底下的痒痒弄醒了。抬起头，窗外已经白亮，一个人——是白兰老师正蹲在自己脚边往自己的脚上涂抹着什么。茅弟使劲揉了揉眼，才确认了面前的事实，他像受惊的小野兽撑起身来警觉地看着白兰老师。|049

爱人 Lover

第五章

白兰老师看着茅弟腰腿上缠裹的毛毯碎片，一定是想起了与岁月有关的往事，她虽然努力克制着那种叫做眼泪的液体，还是止不住扑簌簌流了下来。如果茅弟那时有这份心思的话，一定会听见这些水滴落下来打在草叶上的声音。而实际上，他只觉得阳光亮得刺眼，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像梦一样恍惚。|068

第六章

小屋一片黑暗，对面那扇窗却露出深蓝的夜空，大概是有星星，或许还有月亮，夜空像宝石一样有些发亮，隐隐约约能看见一抹暗黑的山顶。小屋中洁净的女人身体的好闻气味像舒展的烟雾一样浮荡着，也像木盆里的温水漾出的暖气融化着他。|084





第七章

这年春天，白兰老师又出了事，这次出事又与茅弟有关。

茅弟对于这段故事的记忆又清楚又模糊，也许记忆在躲避什么，写到这里只知道大致的事件，视觉却一片恍惚，他不得不运用语言的联想，将记忆中埋藏的画面一一唤醒。|110

第八章

小男孩慢慢分清楚了，有的房间里只有女人的声音和身影，有的房间里只有男人的声音和身影，有的房间是很随便的说话，有的房间则在紧张严肃的事情。他不能暴露自己被人撵出去，他又要发现白兰老师，他便在灯光空隙的黑暗中绕来绕去。每当房门开开有亮光扑出来，他尤其要缩到黑暗中一动不动。|125

第九章

脚下的灰白道路越来越模糊，像梦中的路一样，让你不能相信它。木藤河在路边又深又急地翻腾着，正是流水的声音在黑暗中给他标出了路的来龙去脉。茅弟非常深刻地回忆起那种荒凉带给他的恐惧。|151

第十章

床单的遮蔽很不严格，可以看见床单下露出的白兰老师的膝盖和小腿，还能在煤油灯的映照下看见白兰老师的身影在床单上晃动。床单宽度不够，偶尔还露出白兰老师擦洗脊背的手臂，当她到自己床上拿换洗衣服时，偶尔还会超出床单的遮挡露出部分身体。|165

第十一章

白兰老师仰在那里，像死过去一样一动不动。

茅弟看到有鲜血透过白兰老师的裤子汪汪地湮出来，他想到了战场上伤员包扎伤口，便轻轻摇晃着白兰老师的肩膀叫醒她。白兰老师疲惫不堪地睁开一丝眼，目光矇眬地看了看茅弟…… |183

第十二章

小男孩小心地将一身雪白的内衣给女人穿好，又将一身蔚蓝的外衣给女人穿好，再一次梳理好她的头发，又为她穿上一双雪白的袜子，再穿上一双干净的布鞋，又默默地哭了一阵，才擦干眼泪跑出院子，叫来了队长。 |202

关于《爱人》的背景资料 |213

后 记 |2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一张大床

开始了一个小男孩一生的故事

《爱人》的故事从哪一天开始，茅弟想过一万遍。

那天，阳光带着闷热的湿气照进唐桥镇小学二年级的教室，还算明亮的讲台上又出现了白兰老师，她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干净明亮地站在黑板前。坐在中间第三排的茅弟用比其他学生更有意义的目光看着年轻的女教师。

那个时代那个年龄的男孩远不懂得如何评价女性的相貌，他只知道这个二十来岁的女教师很漂亮，她的脸十分白净，大眼睛十分明亮，当她站在讲台后面讲语文算术时，声音也十分清爽。

她从一年级就开始带这个班，讲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发亮，讲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从东边升起，讲天上为什么会有云，云多了为什么会下雨，还讲大雁为什么南来北往。刚刚迈进学校的小男孩小女孩都仰着小脸用近乎崇敬的目光看着干净明亮的女教师在高高的讲台上发布声音。干净明亮的老师还经常讲到诚实和卫生：诚实，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清洁；卫生，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白兰老师从大城市来，她的干净明亮像云天里飞来的白天鹅。

当她照看整体的目光落到茅弟脸上时，茅弟意识到一丝特别的温

和。她比较多地让茅弟站起来回答问题，答得好会一视同仁地夸奖，答得不好也有一视同仁的指点，然而，茅弟总能从一视同仁中听出与众不同的成分。

当白兰老师缓缓走过一行行课桌查看当堂考卷时，茅弟会觉出她温馨的身体逐渐走近，当她好闻的气息团团包住茅弟时，他被温暖陶醉，像是被阳光照射下的花朵熏醉的小蜜蜂一样。白兰老师好看的手依次摸着一张张课桌走过，她轻轻在茅弟的试卷上指一指，茅弟就会发现一个错误，他用橡皮擦了改了，抬眼看一看白兰老师，白兰老师已经回到讲台上，双手八字伸开目光端正地看着整个教室，她在等待全班同学交卷。当她的目光注意到茅弟时，一视同仁中又有一丝茅弟能够觉察到的特别意味。

唐桥镇小学没有为单身的年轻女教师提供住宿，两年来她一直借宿在茅弟家，这里的隐密是茅弟独有的财富，他一闻到白兰老师身上的好闻气味，就腾起小男孩的缠绵遐想。

然而，故事却在这一天很残酷地开始了。

这是196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夏天。茅弟想对读者说明的是，他的故事和这场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纯属历史的巧合。倘若他晚生十年二十年，故事肯定就面目全非了。

那一天，白兰老师站在黑板前讲这场大革命让她讲的话，这些话当然是从报纸广播照搬过来的，最后，当她要结束这番形势教育时，一句话铸成了她终生大错。她该说“谁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然而，她把一个“反”字遗漏了，于是就说成了“谁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

这句话一出口，二年级的小学生似乎也听出了不对。白兰老师站在那里有些异样地左看看右看看，她一定是从满教室空气的紧张中意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瞬间，茅弟发现她的脸煞白，他没想到白兰老师会吓成这个样子。她紧接着改口说道：“谁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然后看了看寂静的教室，说道：“老师刚才就是这样说的，对吧？”几十个小学生仰面看着云天里飞来的白兰老师，眨着眼没说话。

白兰老师有些束手无策地看了看同学们，又重复了一遍正确的说法，然后用恳求的声音说道：“老师刚才就是这样说的，没说错，是吧？”

然而，就有一个小男孩举起黑兮兮的小手站起来说：“老师，你刚才说错了，你说‘谁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白兰老师站在那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她看着同学们小心翼翼地说：“同学们，老师真的这样说错过吗？”有三四个同学声音零散地说道：“老师说错了。”更多的同学目光茫然地张望着左右。

白兰老师光明高大的形象一下解体了，她像寒风中一株衰败的高粱，有些可怜地说道：“同学们，老师真的说错了吗？”教室里安静极了，站立的小男孩低着头说了一句：“白老师，您告诉我们的，做人要诚实，不说谎。”茅弟浑身紧张地看着讲台，白兰老师目光呆滞恍惚地凝视着眼前，好像一只怪手半空中伸过来抓了一把，她整整齐齐的头发一下变得凌乱不堪。

现在的茅弟极力回忆着当时的茅弟的心理感受。

他多少有些懵懂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第一次发现光明漂亮的人也有难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窗外阳光下小镇里远远近近都有“大革命”的声音，大标语大字报早已歪歪斜斜贴满了街道，唐桥镇小学的校园里大字报大标语也像狂长的爬山虎一样占满了墙壁，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什么叫反革命口号。

那天放学，天下起了大雨，白兰老师像往常一样站在学校大门前的木桥上送同学们过桥上岸，各回各家。

浓云低低地盖在小镇上空，雨半明半暗地淋下来，大白河很宽荡地左右包抄着唐桥镇小学哗哗流淌着，学生们带伞的没带伞的慌张地跑上木桥，白兰老师打着伞站在桥头照顾着同学，叮咛大家不要滑倒，过了桥不要猛跑，脱了鞋打赤脚的同学别让碎砖烂瓦扎破了脚。当同学们摆手说“白老师再见”时，白兰老师一定觉出了孩子们今天的声音有些犹豫和敷衍，她站在桥上伸手照顾着最矮小的同学，千叮咛万嘱咐地让他们不要慌张，还像往常一样结伴而行。

全班同学早已按回家的路线分成小组，不知为什么，今天各组的小组长在匆匆和白兰老师礼貌告别之后，都没有像往日那样行使指挥队伍的职责。他们过了桥四散跑出去很远，回过头还看见白兰老师站在木桥中央，她的伞不知给了哪位学生，就那样秃秃地立在雨中，茫然的样子说明一种权威的丧失。

雨中的下午天色提前发暗，一艘机器船驶过大白河，沉闷的汽笛声将白兰老师在雨中唤醒，她这才发现学生们已经一班一班鱼群一样拥过了木桥，四面八方地消失在白茫茫的雨雾中。

茅弟打着一把雨伞孤零零地出现在面前。

往下的故事茅弟记得还算清楚，他们还没说什么话，就远远听到了敲锣的声音，接着听到哭死人一样的呼喊。他们向对岸看去，滚着白雾的大雨中渐渐出现一队人影，随着颠三倒四的敲锣声和呼喊声越来越近，他们看到一支冒雨游街的队伍。

七八个不老不少的男人胸前挂着木牌，上边写的各种名目早已被雨水淋得模糊不清，为首的男人挂着牌子敲着锣，每敲一下就呼喊一句：“我们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边六七个挂牌子的人

也都落汤鸡一样垂头丧气地跟着呼喊一遍。在队伍的最后走着个穿雨衣的男人，透过半透明的雨衣可以看见他手臂上的红袖章，他提起嗓门喝道：“声音高点，别跟没吃饱饭似的！”游街的队伍一声锣响一句呼喊地朝前走着，像一队立起来行路的野狗。

看到白兰老师，穿雨衣的男人扬起黑瘦的面孔说道：“白老师，放学了？”白兰老师脸上露出有点生疏的笑容，她问：“干什么呢？”穿雨衣的男人一指前面的队伍说道：“游他们街！”白兰问：“快游完了吧？”穿雨衣的男人说：“早呢，南镇刚游完，还有北镇，北镇游完，还有东镇、西镇。”白兰老师说：“天黑前游不完了。”穿雨衣的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只手电晃了晃：“连夜游。”白兰老师说：“那得游到半夜了。”穿雨衣的男人说：“明天、后天、大后天还要接着游，这里游完了，还有周围各村。”“落汤鸡”们扭头看了看，穿雨衣的男人厉声喝道：“东张西望什么？”他客气地和白兰老师挥挥手，押送着队伍消失在雨雾中。

锣声一下一下远去，让人想到送殡的队伍。

远远另一个方向又隐隐传来敲锣的声音，仔细谛听，好像不止一处。烟雨笼罩下的唐桥镇影影绰绰，三五处远近不同的锣声让人想象出小镇东南西北的全景。

和穿雨衣的男人告别的笑容早已在白兰老师脸上褪尽，她像受到打击一样有些发呆，掠了掠湿漉漉的头发说道：“茅弟，白兰老师要去几个同学家做家访，你自己先回家吧。”

茅弟看了看被雨浇透的白兰老师，举起了自己的伞。白兰老师摇了摇头，拉了拉贴在身上几乎有些透明的白衬衫：“老师已经湿透了，就这样湿着去不要紧，你赶快回家吧，告诉爷爷奶奶我今天晚点回去。”茅弟低头想了想，将雨伞塞到白兰老师手中，兔子一样冒着雨跑

回家了。

往下的一段故事，茅弟是后来知道的。

白兰老师到了几个同学家，好像同学们已经把课堂里的事情告诉了家长，当她收起伞出现在各家门口时，学生和父母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不自然的热情更说明了一切。白兰老师无须什么开场白，也无须和家长们假装高兴地说三道四，她只是倚门站着，看着学生小心翼翼地问：“老师今天没有说错吧？”有些惊恐的男生或者女生抬眼看着她，做父母的也在黑洞洞的矮房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男的可能抽着纸烟，也可能抽着旱烟袋或水烟袋，便都吱吱地抽着，让目光落在一缕缕升起的青烟上。

白兰老师面对沉默又重复一句：“今天老师没有说错过吧？”

小男孩或者小女孩不知所措地扭头看看父母，依然睁大眼看着湿淋淋的白兰老师，不知说什么好。有的父亲裸露着瘦长的手臂挥着大蒲扇，指着孩子说：“他今天什么都没听见。”然后看着孩子问道：“是吧？”孩子低下头微微点一点，白兰老师深深对全家人鞠一个躬：“谢谢你们，我走了。”便撑开伞走到无休止的大雨中。

也有的家长不停地抽烟，看着倚门而站的白兰老师一言不发，白兰老师就可能第三次、第四次重复一句话：“老师今天没有说错吧？”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最后丢出一句：“你在课堂上当着这么多学生讲的话，收得回来吗？”白兰老师有些畏缩地站在那里又说：“老师今天没有说错吧？”挺肥胖的母亲目光扫来扫去，最后看着丈夫，挺瘦削的父亲端着茶壶自斟自饮，好一会儿抹一下嘴巴面色严重地说：“你不能让学生包庇反革命言论呀。”

屋子里黑洞洞的，屋外白花花的雨天也在暗下来，白兰老师背对着薄弱的光明像个黑色的剪影，在一家人面前久久站立着，最后沉默地